

听鹤

◎宋扬

夜已深，除了鹤鸣，只间或能听到几声蛐蛐儿的浅唱，在“鹤岛”上庞杂鹤鸣声的覆盖下，那几声蛐蛐儿叫也愈发显得渺远幽深而无迹可寻了。无疑，此时此地的“鹤岛”无论多么喧嚣都是合理的。而此时，我们小区业主微信群里，业主们还在为几只夜鹰的啸叫向小区保安疯狂求助。原来，我们小区的树高大茂密，引来几只夜鹰，小家伙们的生物钟与人类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它们总在半夜时分发出类似打机关枪或打桩机工作的“啾啾啾……啾啾啾……”声。我们对大自然施加了正面影响，自然环境也在反哺我们，但这些反哺中也不乏夜鹰出现这样的“美丽错误”。都市居民的睡觉权益也应该得到保护，这真有些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况味。最后，保安不得不用强光手电筒驱离了这几只让人又爱又恨的夜鹰。

我把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熄熄屏幕，透过通宵不灭的城市灯光，隐约可见夜的天空有淡云轻飞，它们的形状、色彩应该与白天时别无二致，只是黑夜屏蔽掉了蓝天白昼时的蓝和云彩白昼时的白。天空、湖泊、树木、小岛、鹤，眼前的一切，统统简化成一张黑白胶卷的底片——纯粹，干净，透明。

不多时，过来一个照虾的夜行者。他的桶里装了二、三十只小龙虾，他有一把强光手电筒，能穿透湖边一米深的湖水。我以为他常来湖边，就指着“鹤岛”问他知不知道岛上大概有多少只鹤。他说，你看，哪里数得清？话音刚落，他手电筒一举，突然，一束白光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子弹一样朝“鹤岛”射去。我后悔了，我不该与他攀谈这个话题。光束的尽头，先前还在剧烈晃动的黄葛树枝突然变得枯死了般一动不动了，鹤群也瞬间收声，静止于树冠、树枝、地面的白鹤苍白得好似一张张不透明的白色塑料袋，而那些呆立的灰鹤就像一块块挂在泛黑墙壁上的旧抹布。“怕得鱼惊不应人”，尽量不破坏动物世界的原生状态，应该是我们观鸟者的操守，朴素而不事张扬的镜头（眼耳）美学，才能真正展示动物、环境与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而我的冒昧一问引发了捕虾人冒昧的行为，我们惊扰了鹤群正在兴头的家庭会议、童年游戏、燕尔新婚……我赶紧让那人关掉手电筒，他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走了。我理解他的疑惑——我问他，他好意帮我数鹤，我却不领情。在他看来，我简直算得上一个怪人。虽然湖的管理方对于捕捞四处打洞破坏堤坝的小龙虾是不禁止的，但对这片大湖，我与他有不同的兴趣指向。我俩的爱好说不上优劣高下。在这片大湖间，他的乐趣在于收获，而我认为只静静地看看或听听就好。无需做解释了，知我者方能谓我心忧。他悻悻而去，我留下来，继续静静地看天空和流云，我的目光似乎慢慢穿越了夜的黑，我看见了“鹤岛”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很快地，声声鹤鸣又在“鹤岛”响起来了。夜风轻拂，带来一种别样的敏锐，连先前还隐隐约约的蛐蛐儿声也似乎慢慢大了起来。那些原本或隐藏或沉默的声音，在夜的帷幕下仿佛穿越了迷雾，变得清晰而生动，令抽象模糊的大湖变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幻象的具体世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湿地看似寂静无语，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生机，为我提供了一种逃离日常，亲近自然的理由。

我总觉得，湖与鸟的结合只是表象，隐藏在湖、鸟背后的观鸟人、捕虾人、渴望安然入梦者间不同的价值诉求才象征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矛盾，这些矛盾中叠加进我们对什么样的鸟儿被允许出现在住宅小区的选择性期待，让我们反思在保护城市湿地的生态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相对最合理。

人类诞生于荒野，我们始终需要荒野。尽管城市湿地的荒野属性已大打折扣，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也许，我的眼睛和耳朵只视听了这片大湖的一个微小局部，大湖更多的全息化的信息，只有用一颗更放空的心才能全部捕获，但此刻，大湖鹤鸣便是我精神家园的全部。

| 又 | 见 | 茶 | 马 | 古 | 道 |

雅安船工今安在

◎高富华

有人说：“从雅安到康定的人文遗迹多，从康定到拉萨，自然景观多。”其实并不然，只要细心观察体验，“雪域茶路”上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让人目不暇接。

雅江大桥的残影

塔公草原，是川藏南北线的路口，向南行是南线，往北行是北线，目标都是拉萨。

《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标明，南路由理塘、巴塘、昌都至拉萨，驻藏大臣暨各官兵驰驿之所，即所谓“官道”，与今日G318线大体相当。

沿G318线南行雅江，“窗外”的高原美景伴随一路向前。

草原的翠绿像油画般，而天空更是蓝得不可思议，似乎有点“假”。只是在广袤无垠的天空和大地上作假，恐怕只有无所不能的女婿才能办到。

从新都桥到雅江县，只有80多公里的里程，公路弯弯曲曲，因为要翻越一座海拔4412米的高尔寺山，所以车辆只能低速行驶。两个多小时后到达雅江县城。

雅江原名“亚曲喀”，意为“河口”，曾有过“河口县”的名字，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要津。雅鲁江横卧在高山峡谷间。以前雅江有3个渡口：呷拉、河口、下渡。

今天的县城就在“河口”，又名“中渡”。

雅鲁江是一道天险，最早靠牛皮船摆渡过江。清朝康熙年间，雅江设置渡口，开始置兵镇守。水手是从雅安草坝招募来的。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船工，都从雅安招募。有的船工就在这里结婚安家，繁衍生息。

雅鲁江古渡口所在的村叫城厢村，隐在民房后面的悬崖上，还有“鱼通锁钥”的摩崖石刻，说明雅鲁江古渡口在军事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城厢村，有上、中、下三条狭窄的巷道。从雅安草坝雇来的水手

（船工），在渡口附近修建房屋，安家定居了下来，后来回家无望，就与当地居民通婚，渐渐地形成了村落。

从康熙年间最早的一批水手到达雅江，到1957年康藏公路雅江大桥建成通车，最后一批水手上岸，雅鲁江渡口历经长达300多年的风雨。

如今，雅江县城已形成“雅鲁古渡、悬崖江城”的文化氛围，成为过往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其实，这里不仅有古渡口，还有令人扼腕叹息的“平西桥”。

1939年11月30日，孙明经来到雅江，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平西桥遗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巴塘设立川滇边务大臣衙门，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有感于雅鲁江渡口的艰险，他上书朝廷，请求修建雅鲁江大桥。

雅鲁江大桥首开与国际合作建桥的先河。赵尔丰选择了比利时的华发公司为合作者，聘请“洋工程师”修建钢索大桥。在欧洲竞标，荷兰设计师的方案中标。

来自比利时的钢缆跨过重洋到了上海，再溯江而上，几万斤重量，被长江纤夫拉到重庆；再经雅安、康定，靠着肩挑背磨，风餐露宿，历时半年，才拖到了雅鲁江边。

从1909年开始测量、准备材料，到1911年正式动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当时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杀了赵尔丰，1912年率兵进藏，途经雅江时，正逢全长125米的雅鲁江大桥建成，尹昌衡在这里举行了索桥落成典礼，取名“平西桥”，并作诗：

“劈开两岸奇峰，凭地飞起；锁定一江秋水，送我归来。”

可惜好景不长，平西桥建成仅一年多，一个名叫陈步三的原驻军官员率众叛乱，为防止尹昌衡率军前来平叛，让人炸毁了平西桥。

已经上岸的雅安船工，只得重新拿起了船桨。

孙明经面对雅鲁江两岸高大的

桥墩感叹不已。他坐在船上，在雅鲁江上来回拍照，为平西桥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

桥没了，过往商旅只得依靠渡口过江。孙明经在这里拍的一张照片——雅鲁江东岸，驮运藏茶的50多头牦牛正卸下牛皮茶包。

据考证，每年11月以后，雅鲁江以西大雪封路，运输茶叶的牦牛从康定锅庄出发，将茶包运至雅鲁江东岸，堆积在雅鲁江东岸的茶包经渡口至县城，待次年春夏之时，再运往拉萨等地。

这张照片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茶马古道驮运茶包途中在雅鲁江过冬的场景。

雅江县城建在雅鲁江河谷的两岸，城区被雅鲁江分割开来，整个城区只有一条主干道，道路跟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十分狭小，两边都是陡峭的高山，地势十分险峻，而房屋都建在悬崖之上，有“悬崖江城”之称。

雅江县城的面积不到0.5平方公里，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茶馆，也有咖啡馆。

黑石城，从何而来，因何消失

出雅江县城，在一个离古道不远的地方，有个郭岗顶草坝，至今还默默地矗立着数百年前乃至千年前的残垣断壁。

它们是什么建筑？是城市？还是寺庙？抑或是王城？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消失的……

这就是雅江谜一般的黑石城。在浑圆起伏的山岗上，一座废墟矗立了千年。这里因出土独一无二的唐代白狼国文物而备受关注。

郭岗顶海拔3850米，走过混杂灌木和松林的崎岖山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壮阔的草原和两湾柔美的湖水，远远望去，蓝天白云下是道道残墙。高高的山顶被八瓣莲花般的远山环抱，给这里添加了不少神秘色彩。没有人知道在高高山岗上，它为何而

兴，又因何而衰。

郭岗顶海拔较低，植被保护完整，野生动物种类较多，山形犹如坐落在一朵莲花台上，每年夏季在此山开满一种黄色花朵的藏草药“郭岗花”，故而得名郭岗顶。这里四季景色各异，秋夏大片的白桦林树叶由绿到黄，整座山由黄色桦木叶和绿色原始杉林，组合成一组美丽的风景线。

据《雅江县志》记载，东汉时，县内雅鲁江以东地区为牦牛国，雅鲁江以西为白狼国。“白狼”是一个古老的民族，10世纪以后，白狼国消失。

“白狼”为何在山顶建寨？什么时候建成？又是什么时候衰败？从目前的史料记载中找不到答案。

黑石城还是观赏贡嘎山的一个好去处。

黑石城地处贡嘎山西北方，与贡嘎主峰直线距离约70公里，是观赏贡嘎山夕照的最佳景观之一。在黑石城东北方还可望见雅拉雪山，与雅拉雪山主峰直线距离约50公里。

随着太阳的西沉，雪山的光芒由白而红，贡嘎雪山最令人心醉神迷的日照金山完美呈现，如火焰般燃烧的云彩，仿佛是童话般的世界！

贡嘎在藏语中意为“白色雪山”，又被称为木雅贡嘎，海拔7556米，南北延伸，巨大的山体犹如一道屏风，不仅阻隔了从太平洋吹来的季风，也影响着东西两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沟通交流方式。

在青藏高原7000米级的雪山中，贡嘎山是最偏东的一座。距其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的地方，就是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成都。天气晴朗的时候，在成都也能眺望到贡嘎雪山。

而其西侧，是雪域高原的世界。贡嘎山，就在这条分界线上。

今天的雅江，不仅是“悬崖江城”，还是中国著名的“松茸之乡”。松茸是上天的馈赠，在古代就有“药食兼备”的美誉，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

剥莲蓬

◎陈之昌

已经有一个小小的莲蓬头了，呈嫩黄色，可以看见莲蓬头上尚未成形的莲子，很是可爱。凑上去嗅嗅，有淡淡的莲香，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而当夏末的微风轻轻拂过，荷花渐渐凋零，莲蓬便开始崭露头角。

彼时，我总会和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奔向荷塘。挽起裤脚，踏入清凉的水中，小心翼翼地避开荷叶下藏着尖刺的，伸手去采摘那一个个饱满的莲蓬。摘下的莲蓬，握在手中，带着湖水的凉意与荷叶的清香。再寻一处岸边草地坐下，开始剥莲蓬。将莲蓬轻轻掰开，一颗颗圆润的莲子便显露出来，宛如一颗颗绿宝石。褪去莲子那层翠绿的外皮，便能看见雪白的莲

肉。放入口中轻轻一咬，先是清甜的汁水在齿间爆开，紧接着是莲肉的爽脆，那滋味，是独属于夏日的清新。

可别小看了这莲子，中间那根小小的莲心，虽味苦，却有着别样的韵味。大人们常说，莲心虽苦，却能清热降火。小时候的我总是不理解，这么苦的东西，能有什么好。如今长大，再品那一丝苦味，竟从中尝出了几分生活的真谛。人生不正是如此吗？有甜也有苦，苦过之后，方能回甘。

金农在题为《荷塘忆旧》的画中题词写道：“荷花开了，银塘悄悄。新凉早，套翅蜻蜓多少？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风。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席间，有二佳人纤手剥莲蓬，一定

很诗情画意，红袖添香。剥出莲子会更加甜润可口，那样的时光是清纯而幸福，也是难忘的，我很喜欢辛弃疾笔下“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场景，和童年的我们是如此相似。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眼中只有这满池的莲蓬和无尽的欢乐。没有如今孩子学业的压力，没有尘世的烦恼，一颗小小莲蓬，便能让我们童年夏日开心许久。

如今，身处纷繁喧嚣的城市，很难再见到儿时那片的荷塘，也很少有机会去亲手采摘莲蓬。但今天在街边偶遇卖莲蓬的小摊，新鲜的莲蓬，一下子打开了尘封久远的童年记忆。剥开莲蓬，在莲蓬清苦与甘甜的滋味里，我品出了成长的人生和岁月的沧桑。